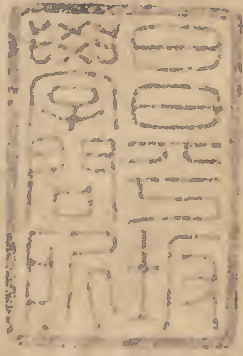


舒棻溪全集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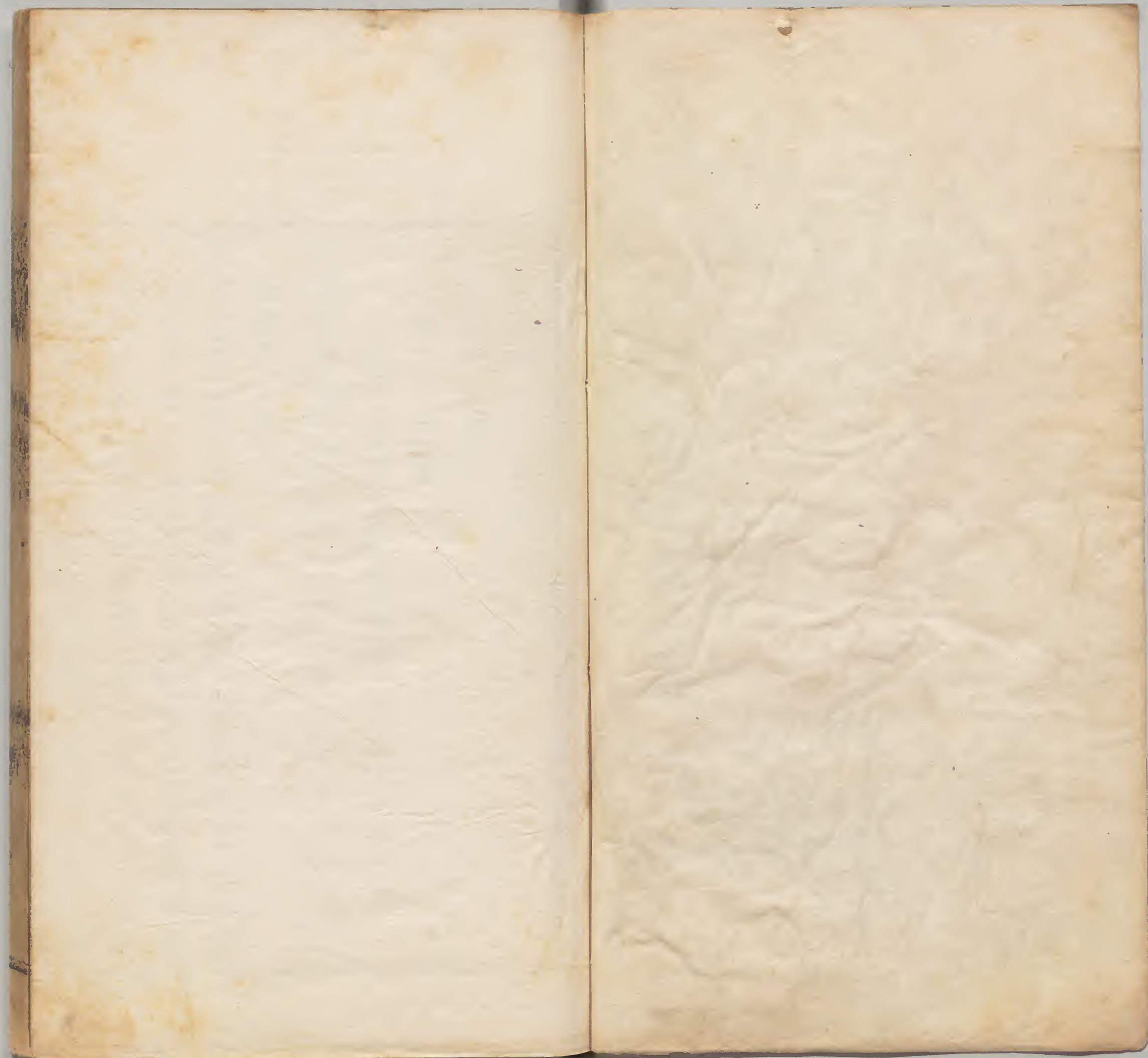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一〇四一七	函號	一七五	架	一一	冊	一四
------	-------	----	-----	---	----	---	----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一〇四一七	冊	一四	函	二	架	三四
------	-----	-------	---	----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417
冊數	14 (3)
函號	316 159







鄧梓溪先生全集四

淺草文庫

外集卷之四
序一十五首

送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見素林公歸老序

今皇帝以藩王來嗣大統安車就道天下翕然歸之
蓋顧命大臣以

先皇帝遺詔將事故幾於揖遜之盛也銳意太平篤
任忠貞四三月間天下回風欣欣然堯舜之治者
是果誰為之哉于時耆德宿望之臣在林下者莫
不召用而諸公亦欣欣然堯舜之逢不肯自己如

鷺湖費公則自江西至幸庵彭公則自陝西至菊
庄陶公則自山西至九峯孫公則自湖廣至而見
素林公則自福建至夫以四三月間易亂爲治使
天下回風人欣欣然真若在堯舜之世而將親見
其道之行者是果誰爲之哉

君德清明用儒術之效也芬嘗讀家語諸書言孔子
得政三月魯國大治又曰魯其彰彰矣若

今皇帝蒞政之初四三月間非所謂大治哉非所謂
彰彰矣哉于時又有德業遠期引疾于家者庶靜
自守淹滯于外者忠義見忤擯斥于野者亦莫不

登崇簡拔特寵異之一時之間野無遺賢竊以爲
堯舜之盛未能或之先也是故天道惡盈群邪忿
伺典禮議興貴私濟惡二三師臣方以

聖學貴在黽勉供事而見素林公竟以老請遂其去
歸人有言公之出處將卜世之興衰者芬以爲不
然何也方

孝宗之明而公且不能一口安其身於
朝廷之上爲此言者豈足以慰留在位以定天下之
治哉亦豈足以取信吾

君以塞群邪之口哉蓋公之所爲出處者道也所以

爲公之出處者數也隨數之窮通所值而不失其道焉此公之完名高節所以爲

國家第一流人物也抑公生閩南南山吐氣如雲之昇于天滄海噴潮如雷之出於地芬嘗在閩舶倚朝旭薄虛空而睇視之以爲天下偉觀莫有勝焉者然雲雷之會在易爲屯屯維乾坤爲物生而未遂之象也公每一出其舉動足以聳天下之觀真若得乎山海之勝也而道終不得大試盡用其一雲雷遘屯之象歟故曰所以爲公之出處者數也公去允官于朝而慕嚮公者咸欲有贈言而柯君

竒徵兄弟尤乂于公之門若不能但別以芬亦篤信公之道者使爲之序

涂夢卜知新昌序

予同年進士之再選也宰縣者四人梁東之宰常熟富縣也馬直卿宰雄縣劇縣也胡汝愚宰東陽僻縣也涂夢卜宰新昌人謂曰是有四族大且強以獄爲市風譟境內令或爲持之嚚訟縣也夢卜懼以告予予曰人以是視三縣爲難治乎蓋不知難易之勢也夫富不如常熟則無凶歲催科之怨當路誅求之謗矣劇不如雄縣則貴豪之請託往

來之迎送不吾撓矣僻不如東陽則民有文而易
化我有善而易揚矣是三縣之易治豈得如新昌
哉苟以四族之頑亦或不中子弟也我聞之衣冠
卿大夫四族爲不少矣豈樂爲囂訟以播於京師
以聞於官府以自滅其家哉必昔之爲令者有以
致其頑乃不自反而爲此惡聲加之國假手於後
來者爲之仇也噫是豈父母斯民之心哉且子以
是爲懼則子之學予嘗望之用天下也天下非一
縣之積而况於四族乎不仁不義我必化之殊氣
異習我必一之烏夷獸貊我心馴之新昌之不類

豈若是哉况謂夫四族之頑則一縣之編籍亦繫
矣予特患子無父母之心也使惠之所治者千百
人則威之所制者亦數十人耳譬之嚴鞭撻於家
也禮素朋愛素孚雖不中子弟烏有憤其主而曩
焉以怒哉子惟不以先入之言致疑懼於四族以
予之言而盡父母斯民之道焉則新昌自此稱易
治矣越三年而報政彼三子者未必能先之也

劉汝翼知吳縣序

汝翼往治吳同鄉榜士官于朝合餞之旣獻酬汝
翼請曰諸君以三爵示輔宜哉古之燕者曰示我

周行某與諸君同聞于鹿鳴之會則今猶古也豈可私此惠哉於是汪君汝礪郭君正學王君質夫作而曰用法貴平法平則民知所遷善遠罪矣夏君子中王君一所作而曰昔夫子過武城首聞子羽之行則取人固所以風百姓而成絃歌之治也熊君說之作而曰易稱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居民上者以言令人乎余君伯獻黃君子忠作而曰民之所欲所惡惟勤咨訪罔或違之周君原德作而曰今士習可憂學校必有以振之也萬君汝信作而曰民有禮則易化汝翼再拜

昌言亦次及予曰而况有南都麗澤之雅乎予曰群言皆底績之言也其試勿惑夫汝礪質夫爲刑曹正學爲大理故曰在平法于中一所爲銓曹故曰在得人說之爲諫議故曰在審言伯獻子忠爲行人故曰在咨訪原德爲冑監故曰在興學汝信爲儀曹故曰在執禮予迂腐所職又史事無能爲汝翼惠也其別群言之先後以適於吳乎予聞吳因富饒之名比以上之誅求而民用困矣其風俗壞於一二輕俊自成化迄今君子矜富貴小人弃廉耻父子相謔而師友相殉其大德之閑或踰矣

鄉士大夫亦有方正沉著力矯之而卒不能者何
耶蓋風俗變而之惡也由上之弗禁其欲反而之
善也必動之以義禮而賞罰行焉可也君之是行
也首執禮次得人次興學次平法則民俗可厚矣
首審言次咨訪亦參之以平法焉則民生可厚矣
厚哉厚哉惟吳之適哉諸君曰然可書以贈

鄒晉卿丞常熟序

按周禮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
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此蓋為南方
可稻之地水之渠流本多不得為井田溝洫者說

也周公經世成務之精意不如是可見其大畧哉
戰國而下其道不明故創為興水利之說引涇鑿
漳起芍藥陂者世遂傳為善談河渠之書蓋徒致
深意於古之溝洫也然則周官不復雖水利之說
且無適從况求善治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哉
吾友鄒君晉卿以國子生屢試不第茲謁選于部
得丞常熟職長水利其友人符君宜臣偕之來問
治水且曰全吳之利以大湖仰瀦無憂于旱三江
俯瀉無憂於滂白茅當三江入海之處今堙塞而
不流是以歲病於滂而百姓不足國儲亦不足也

撫臣建議以導白茅故流則民方疲而潮汐之激
又至矣執事其亦思之乎予迂腐碌碌烏足語此
姑以理之必可信者爲晉卿言之使往而知從違
也易曰地道變盈而流謙然則昔白茅非今之白
茅也明矣雖有朝廷百萬之力豈能勝地道耶孟
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是以九河失道
漚子潰決雖以好大喜功之漢武亦無如之何也
今言水利者舍周官之成憲遠地變遷之常妄作
無知欲上視神禹之疏鑿吾見其病民而無益也
審矣鄒君學古而識通世務者苟至其地詢其舊
瀦舊坊而惟廢墜之舉于所謂溝遂列澮少加潤
色而別其條理焉則水利之說亦可以得其大略
矣不知符君以爲何如宜臣曰此周公之道也晉
卿當勉之請書以贈

送司諫劉振廷出判德州序

言官得罪豈後世之事耶舜之命禹曰惟口出好
興戎則言之繫乎禍福自古然矣舜惟知言之繫
乎禍福也又知保治之決不可無言官也故命龍
之詞曰朕聖終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
夜出納朕命惟允嗚呼舜爲言官慮深矣夫讒說

殄行人主知而疾之乃使言官以其命揚之於廷而暴之于天下則其惡既不得容而言官亦有所恃奉而言之無恐雖巧令壬人豈得以眩是非亂黑白而反致其罪耶在舜之時已爲言官慮若此然則言官得罪豈後世之事耶後世有讒說殄行人主不知也惟言官顧其職而發之是以其言可信可疑而巧令壬人得以眩是非亂黑白而反致其罪也苟是非眩黑白亂且將得罪人主矣嗚呼人豈有志於是世者肯姑試一節以取罪人主哉孔子曰君哉舜也意蓋廣矣今之足稱讒說殄行

震驚天下者權臣也倖臣也宦臣也是皆言官之敵而人主不知也言官苟顧其職而發之未有不得罪而擯黜戮辱者也是故權臣之惡言官也在我朝或陰中傷之或諷使人誣之或以文羅織之而因試其機穿其類蓋常相續於位不特于言官然也倖臣則逢人主喜怒之偏以螫其毒其禍可測在我朝若張軌馬順錢寧之類是也宦臣之陷害忠賢杜塞諍口漢唐諸君嘗以社稷試其術矣然卒不悟者以其眩是非亂黑白已之所惡者使人主亦必惡而怒爲是以人主往往爲之分謗在

我朝若王振曹吉祥劉瑾畢真之徒苟非天錫
祖宗靈長之祚其禍豈特在言官哉崇仁劉振廷者
剛大之氣孤潔之行性理淵源之學也始以進士
宰慈蒞政卓異去之日民若失乳母
今上即位拔爲給事中盖言官也風采凜凜圖大行
其道乃以論宦臣禁祠事爲亂
聖德耗國用黜判廣德惜哉與振廷同年而官於朝
者九人咸欲貽之且曰千歲必反古之常也今其
時則世道之機亦有應之者乎芬曰然天不忘時
是可以爲振廷贈

林貞孚歸省序

詩曰有物有則貞孚之行也有三則焉嚴君命一
也嚴父命二也嚴友分三也聞之貞孚之歸也以
病得命茲病少差乃戒行嚴君命也世豈有怠君
命而可以爲臣者哉聞之貞孚之母太淑人以官
于朝者率六七年一歸省易睽難合茲不能釋
而大叅翁以義割焉乃得行嚴父命也世豈有慢
父命而可以爲子者哉聞之其徒有曰車駕未
還可以偷安者亦有曰君逸臣勞禮也君勞臣死
義也謀子以身而不以禮若義非夫也乃果行嚴

友分也世豈有忽友分而可以爲人者哉嚴君命忠也嚴父命孝也嚴友分仁也忠以成臣孝以成子仁以成人夫是之謂三則貞孚亦善行哉雖然忠所以立身也孝所以立德也仁所以立道也道立則德立德立則身立然則友分其多也夫芬入閩得友人相勉以道者四五人貞孚一人茲果貞孚之行以道者四五人芬亦一人君子曰於是乎有朋友之交也

蔡希淵致仕序

道非豫樟也豫樟生亦必百年而後出地道之興

喪豈易易哉是故其興也非一朝必數千百年其喪也非一朝必數千百年自伏羲至於孔子其間非無亂道者要之皆道興之日也觀之十五國風則婦人女子之言至今爲經而左傳國語所記雖僕隸厮役莫不能說先王禮義以自守此非道興之實哉自戰國至於宋其間亦非無明道者要之皆道喪之日也觀之十七史所載上無禮下無學彝倫攸斁夷狄猶狘其間稱英君爲名臣者治心檢身律人或不迨於二代胥史此非道喪之實哉濂溪之聖足以繼羲孔然不能興道何邪不在王

公之位也是故五百年而聖人出則道有繼也未
 必興也道之興也百姓日用而不知也非聖人迭
 居天子之位不可也况有其期耶故自伏羲至於
 孔子則道將喪也雖孔子不能興自孔子至于周
 子道方喪也周子又烏能興哉今道之興尚未有
 期也吾同年蔡君希淵欲以一教授興之則亦未
 之思耳雖然有契之位之時有益稷臯陶之師之
 讓則人未始不為天道亦未始不可興也今無一
 焉而果心信志是以其去幾於不能潔也蔡君去
 同年陳君揚劉實夫廖師賢郭澂卿同游林貞孚

咸不能別而贈之言盖有意乎斯道也芬曰無寧
 使道在世而不在我希淵曰然遂別

鄭啓範北上序

鄭君將赴 闕來別予坐移日歷舉其鄉先喆人
 忠孝廉節剛健直方之德曰吾之師亦於是乎在
 且曰近日名士大夫或黨陸而伐朱使吾不知所
 是言若駮者予以鄭君既學古而師道復近取師
 于鄉先喆人其識趣可尚矣而朱陸之辨學術之
 大者乃告之曰今之才智之士欲飾虛聲鼓後進
 則惟尊德性之說可掩覆也若謂道問學則必窮

天地之高厚參百王之憲章極禮樂之中和語鬼神之情狀與夫萬變之所以應萬物之所以名蓋有不可偽爲者矣故黨陸者非爲道也竊其一節以欺人也異朱者非爲道也未見朱之大全也啓範曰信哉言雖然自二家門人已不相能必有所同異也曰其稟賦異其入道不能以不異其識趣同其至道不能以不同朱不容議矣觀陸與趙生論講明踐履之書是豈偏於尊德性而不知道問學者哉然則二子班乎曰濂溪立德可繼乎聖其立言可列乎經陸子以爲穆陳之徒而詆無極爲

老莊之說則知德知言兩失之矣或者謂其高明過於晦翁豈其然哉啓範欣起曰然遂別明日廖君師賢郭君激卿曰亦有所別鄭子哉予曰識趣者學術偏正之本也學術者人材純駁之本也人材者治道隆污之本也予見其識趣之高與予論學術亦切時弊俾守一官於國家其無負哉廖君曰仁哉言其書以堅鄭子

潘叔愚知豐城

天台潘君叔愚以進士出知豐城縣事縣之謁選于部者李君璞李邦秀王公度輩來謂子曰吾縣

在江西雖與南昌臨川安福號名四大今則民之困猶南昌士之盛不及安福俗之諺幸自詭於臨川其所謂厚民生振士氣而益善其俗實潘侯是賴執事其代吾人以告之乎予非通世務者其何能以是與潘君上下其論議哉顧以目擊天時人事之不可曉者五事爲諸君言之庶亦可告潘君也夫豐城爲南昌屬縣兵亂之後水旱蝗虫疫癘略無虛歲民之轉徙死亡在窮鄉下里盖有蕭然爲狐兔蛇虺之傷者若以爲陽九百六之會人禍宜爾則又今上中興錫祚皇明之世此不可曉

者一也南昌稅糧科則以當時無首義犒征漢之師者故視江南諸縣爲獨厚然皆須農焉出也近者災傷賑卹輒及於市井隸卒之流壟斷商賈之家而耕夫餉婦之填溝壑者曾不得粒食則亦已矣然蠲租免稅之詔深意憫農上下復雷同廢格之此不可曉者二也水利之興以爲農也近乃堰文昌以申風水之說墻章貢之橫流以圖必不可成之功耗斲侵漁動以千計民勞而且怨矣至於陂蕩之濬隄防之築真切利農之事略不究心此不可曉者三也綱運以足國供貢之義也故時或

重災亦不遑恤夫何民方傾困倒廩以求雞犬一夕之寧而部使者輒復坐縣廳勤敲榜利歸於溪壑而置之姑息此不可曉者四也養軍以衛民也以不得擅調而籍民以爲機兵則亦已矣近者地方有警復召鄉兵或父子兄弟之竭作而責以死命所謂機兵者徒以環衛官長且資迎送之觀美此不可曉者五也予聞潘君抱博古之學經世之志固有大行之日茲行也雖牛刀小試若此類者其亦肯慮否耶苟豐城之民安亦可以爲旁州例也諸君既有鄉國之憂其以此告之可乎諸君曰是在潘侯也願次第之爲序以贈

襄國長史袁君之任序

上方有事北邊所以無內顧者惟宗藩之賢也適襄國以長史員缺請乃以大理評事袁君請傳之左右寺郭君孟君來曰袁君將老於襄陽是銓也上以手足視之哉予曰袁君爲大理也何階曰御史由是則非息袁君也書云世祿之家鮮克由禮矧夫帝子王孫處恬熙之代哉古之人爲王良傳者董君也董生能行於驕主獨循其道然在漢庭爲賢良舉首則其望亦隆矣我朝官以史名者一

曰御史天子之官曰長史王之官無史事有史名
豈不以史則良亦惟記善惡公示久遠信于君之
闕無賴不若寓意弼直之官長史良王之所由不
敢於無禮也御史良則天子之所由亦不敢於無
禮也况巡按所至又得以糾察王之或驕哉故自
王國觀御史望莫隆者若夫長史則不然沃以善
必浸潤而可入攻其病藥之不可以暝眩也苟或
弗良則尚恣王之驕矣是則袁君之是行烏得而
息哉予之聞襄人今王允迪祖訓袁君之道固有
合矣矧以御史之望臨之至日論京師之事則士

夫之忠義兵賦之強盛將師之知勇袁君之必然
能歷歷指實爲王言也夫其望隆則其道易行其
事核則其言易信所以輔成王德先重朝廷在袁
君此行也不然

上豈破常銓以出近臣哉二君曰先生計至也願以
告袁君與之別

陳天游大叅進賀

萬壽聖節表序

正德庚辰歲福建大叅政陳君祐卿奉表如京師
賀 聖壽者修古慶禮也三司卿大夫願齋高君

帥衆贈言而使芬爲之序予以遙馳三祝蓋萃億萬斯人之誠以致之其事莫大焉者又以臣奉君所以用敬視禘嘗之齊益嚴其任莫艱焉者又以臣奉君非陳君蹈道執禮之素曷足以稱是行哉但事雖大苟處夫常無大任雖艱苟修夫理無難若比以北方有警丁丑 聖旦 駕在宣府戊寅 聖旦 駕在大同己卯 聖旦 又以南方有警

駕在臨清是則事之疑於變而不以理論者使陳君當之雖有如齊之敬何所於用雖萃億萬斯人之誠何所於致哉今茲大江東西創痍饑饉之遺

民雖切

皇上勞來拊循之念然京師天下之根本也宮闕之所在宗廟之所在社稷之所在陵寢之所在官正之所在典則之所在以 聖慮之明遠安能久焉南土而忽之哉涼風清道駕還有望况是致誠用敬而祝願之者寔不惟叅政一臣則

皇上固將有所大答天下之心矣陳君禮成之後承宴饗之恩膺鏹幣之賜豈徒曰是行之榮也念三歲之事則君臣相見盖有非天下而莫之爲者其感激當何如哉感激之心切則忠愛之慮周其亦

退而訪舊寮故交與論時務則長安之風景異於昔者否乎 廟堂之人物異於昔者否乎又皇上之所以萬壽無疆者在也以陳君之蹈道得無意於是乎哉

拱極瞻雲圖序

予嘗讀鳩羽陟岵之詩而閔忠臣孝子之用心也身勞於王事而懷內顧之悲不知鬱陶何時而能釋也又讀四牡將父將母之文然後知三代之上聖君賢相之用心也一遣使之時即探其情而代之言此上下之所以爲泰而忠臣孝子之所由盛

歟夫人情之發也始則真久則變終則僞使當一念孝思之發無以遂之則非有義禮以養其良知良能者日改月化將必忘乎其親矣况爵祿入於其中嗜慾叅於其前雖剛大之氣弘毅之力亦難乎其自克哉然後知大學之論絜矩惟以使人莫不遂其分願爲平天下之要道真不誣也雖然學之道亦由是也怵惕惻隱之念一萌能遂擴而充之則純乎其仁可以聖也可以賢也舉而措之可以安百姓而保四海也苟不能然變而之於殘忍則犯上害倫其情有不難者然則一念之發其幾

亦嚴乎哉吾友大理評事王君審言以久違其親而歸寧莫遂乃作拱極瞻雲圖以示忠孝之志知審言者因爲之詩歌壽乃翁媪予亦辱審言之交也惜四牡之澤泯而其道僅見將順于朋友之間絜矩之教微而其說徒見形容於師生之際反觀慎獨而求道於躬行孝弟之始者尤不多見也亦願審言以義理養其良知良能而不少變焉則聖賢可爲而顯親者固在是也壽親者亦在是也審言將不得爲三代之忠臣孝子也哉

周禮定本序

夫周禮者至誠盡性之書也周公監夏商之禮而損益之郁郁乎其文也其官三百有六十者明職皆天職象天度也此之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也是故以言乎大則經天地叙彝倫以言乎小則器數之末昆蟲草木之繁綜理之周也以言乎近則取諸夫人之心以言乎遠則易贊稽諸大卜筮人之藏書與春秋之修擇夫內外諸史之記詩樂從司樂大司籥章而正禮儀之定得有所考於春官之屬蓋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哉且天官一典所爲

自治者由衣服飲食由出入起居由侍御僕從由
燮調昭格一戒懼慎獨之功也是作聖之方不徒
爲大君宰相之務也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
此哉仲尼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
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蓋善之也又曰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蓋善其制作
而思其人也非天下之至明其孰能與於此哉東
漢而下是書與儀禮戴記並行猶吳魏鼎立漢賊
之義晦矣宋興大儒輩作表章遺經於此蓋闕如
也至於儀禮經傳通解之作則王室陵遲天王居

鄭而狩於河陽矣按其所以則儀禮爲本周禮爲
末賈氏之說有以啓之故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
此書僅得於淮南子曰虎通僞家語諸子以備引
證則朱子之大惑也夫賈氏學務詞章無足怪者
朱子有道之士也乃亦擇焉不精何哉然後知道
出於天雖聖賢不能私匹夫而志於道也雖王公
之勢不能奪也堯舜不能與其子陳恒弑君仲尼
沐浴請討不畏乎三家之強者非以是哉予自弱
冠即好是書迄今班白紛然無得然懼魄氣衰而
誦記之不逮也乃隨所窺測作爲五官序辨五卷

六官圖釋一卷剔偽一卷既乃錄出正經重加校訂其有逸於他書取而附之錯於他官者編而正之仍分六卷總之十有三卷題曰周禮定本庶幾奉以周旋不負道德之初心也若夫進講經筵請立學官以傳弟子則斯文之興厥有會也非天下之至德其孰能與於此哉

重刻貞觀政要序

我朝令 經筵講讀 東宮講學經史之外引其彙萃而易知簡明而易見有大學衍義貞觀政要二書焉衍義論兼經史

太祖固已書於 殿廡朝夕省覽而政要則惟編校手閱而已時以進講者何耶冬至

孝宗命重刊之於戲太宗之所以致治者盡在是矣方玄宗盛時開元之績吳兢此書之助居多宜後世願治者有所取也然競有不足之意存焉其開卷載魏徵封倫之言著太宗之行仁義夫仁義徒欲行於人不知擴充以反求諸已謂能致成康之治吾未信也大學曰堯舜帥天下以仁又曰有諸已而後求諸人則帝王之治本於身焉太宗有湯武之質也其一時丞弼之臣如王魏房杜可謂相

林溪外集 卷之四
遇矣卒未有啓以仁義問學者何耶故史稱其致
治之美予以爲令行禁止而已初不可成成康之
化也是以我

太祖書衍義而不書政要意亦微矣夫衍義明體之
書也此書首事以太宗能從諫耳然魏徵直諫田
舍翁卒不能忘則此書以示唐子孫可也後世豈
可以盡信哉今日 經筵有輔導之任者崇聖學
以隆文明之治固自有道非唐臣不學之比矣若
此書者亦可以盡疑而不用哉

重刊韓文考異序

道有顯晦文亦有顯晦哉言不文不傳道非文不
感然則言不感道亦無所謂顯晦也道有夫子而
六經之文顯則道之顯晦又不係於世而存乎其
人言果感道也得其人其文豈不顯哉孔子曰天
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是則六
經之文至周而備得夫子而益顯也明矣韓文若
原性道原人實錄五箴送文暢諸序所謂仁義之
人其言藹如也不幾於道而可以左右六經哉然
在當時亦不甚顯李漢謂時人笑且俳可知矣宋
興歐陽子始推尊之以配孟氏而其文顯矣是後

板刻徧于四方歲久磨刮恣意增損之者至失其句簡如杭蜀徽蘇諸刻者不少晚得大儒朱先生彙萃諸本而考訂之簡之錯者定句之漲者挾偽者剔字之上下偏傍脫略謬誤者釐正精切詳盡若面昌黎而受筆焉其諸正誤音釋諸本亦存之以備省覽名之曰韓文考異自是韓之文如五星行天應時順軌而飛流彗孛豈得以爲異於其間哉夫韓子之文雖不敢以並六經也而晦菴所傳則夫子之道焉故其觀書析理無毫釐之差解經疏傳莫不以已之心會聖賢之心于千百載之上

無少異者豈獨考韓文之異哉宜韓文得之而益顯也內閣舊刻是本今百餘年慮復損壞元老三先生議重刻之又斯文之一顯也刻成卷帙皆仍舊命芬序其事芬固幸列名大儒之后不敢辭

三山紀會錄序

古仁人立言之遠曠百世而不受知者屈子之離騷是也離騷自淮南而下說者數十家奚爲而不知邪屈子者知道者也離騷者訣絕而思傳道者也說者謂怨誹憂憤類以楚聲湘纍悲哀之辭視之豈知離騷者耶夫傳道之言在今日豈信於子

思孟子邪屈子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
其大無垠與子思所論費隱同邪異邪又曰一氣
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與孟子
所論夜氣同邪異邪且孟子而下士孰知王霸之
辨此屈子乃言曰昔三后之純粹兮使非真知王
道之純粹邪又曰湯禹嚴而祇敬兮周論道而不
差於乎嚴敬不忽大中不差此兼內外該本末之
言也非三后之所爲純粹者邪蓋存社稷哀民疇
躋王道等伊呂屈子之心也而不得遂焉亦樂天
而安夫命矣雖離騷見志亦豈必其道於來世邪

或者見其有邑鬱大息流涕之字則謂其憤然見
其有麾蛟駕龍發東津至西極之辭則謂其嫉世
逃虛是豈知屈子未嘗不豫之誠邪歲正德己卯
予以言事調司蕃舶偶九日登烏石高處長嘯孤
咏若將騁宇宙之寥廓也同年平嵩知之携酒至
俄而東岡越坡浴陽皆携酒至且眺且詠若將觴
我樂我也竟此日十日再至四君則又各爲詩數
首屬予和且屬通錄所聯句爲一卷以紀清遊予
以斯遊于四君信樂矣若芬者方處孤遠慮患之
地人豈以爲樂邪昔者屈子之樂人以爲憂并與

其道廢之矣非四君孰知予嘯咏之樂邪雖然道苟在我則無往而不可樂位苟在我則無往而不可憂一遊奚待哉詩錄去愬覽者視之騷也因叙屈子之仁先之謝四君能知已也

武夷志後序

閩自東漢始爲冠帶吏治之地則其中名山固不得與嶽鎮齒矣然今稱武夷山者不啻嶽鎮豈真以其峯巒之竒三十有六而溪流于中者有九曲特殊異哉夫河發于火敦出于崑崙亦九曲而入于中國則冀雍上游實古聖帝哲王之所萃泰山

鎮于東表則魯克周禮齊肇霸業與夫孔子孟顏魯之生實于其地所貴乎山川之勝者謂不在于是哉武夷始爲夷之巢穴中焉閉關遊方之人托以隱處山之出雲氣雨下土以生百物者功旣不溥溪流清淺亦不足以生蛟龍况其所盤礴者僅若泰山之梁甫哉而所見稱于時者以有文公之書院耳然則地靈則人固傑也人傑則地益勝也譬之子雲之亭諸葛之廬至今巋然而獨立曷嘗以山水哉是武夷之稱有得於書院也審矣雖然子雲之有玄得於亭之清靜也諸葛之有王佐才得

於廬之寧靜也晦翁繼體道統雖天之所授然觀夫隱求行視棹歌諸作則舍瑟風雩之韻寄寓乎武夷之幽勝者亦豈淺淺也哉正德歲己卯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周君文儀既公移建寧知府張君公瑞廓新書院置祀田擇晦翁之裔以主之而兵備按察僉事蕭君必充復患舊志荒誕移文公瑞屬鄉大夫之博雅者楊君恒叔乾改修之其峰巒幽勝賢哲題咏有未備者又命崇安教諭王鉉圖緝之編成二守姜君夢賓將刻于木以書屬予序予以是編也蕭君固非爲武夷山水設也乃序于

後

奕世清風錄序

監察御史常熟陳君原習以其封君復清先生及其祖清隱先生寔有陰德重於鄉評播於天下士大夫之口衆慶贊述積之成帙知府林君小泉題曰奕世清風錄茲謀於其弟國史檢討原大將刻之使芬爲之序芬以二翁之德足以致譽要必有其實也小泉公暇訪府屬人物隱逸不遺豈徒以澄清天下望之御史哉序曰清天德也人能是德其學而至於聖者邪幽足以交神明足以廉頑立

儒夫豈易能者邪唐虞之時聖賢並生亦惟伯夷能具足德故舜命之以作秩宗非以其足以交神明邪是後千餘年所亦惟孤竹氏之子公信特據是德不受纖介物欲之汙至挈其國讓之而餓死不怨故後世亦以伯夷目之而孟子稱爲聖之清曰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非以其廉頑立懦邪雖然比可學而至者也可謂伯夷之後世無其人邪夫天德之清者一也舜之命禹曰惟精惟一孔子之呼魯參曰一以貫之周之語學聖曰一爲要又發舜禹孔曾之蘊曰一者無欲也蓋學能無欲

以致一則所謂克己復禮天德在我矣以道則直以行則危伯夷之得以清德稱者要不外乎此也世之隱逸自好者疑未可以語此然能制其情欲之感無求於世不溺於俗則雖非問學真見蓋亦資質之近道者不可以語清之次邪

勸懲錄序

宸濠之亂定安慶府衛官獨以守城功進秩而崔君質夫乃自指揮使晉江西都司乃曰社稷有變出戰入守者人臣之義况有禦侮之職可倖功而希賞哉廟議以此激忠義固不得立異而避之也

敬錄奉天討罪 詔書一通獎勵安慶府衛官
勅書一通及兵部建功賞罰疏十通共題一帙曰
勸懲錄將刻以傳請予叙予惟 天語在上惡敢
贅言哉矧變起之初方罹斥逐而論功行賞之際
又啣恤草土時事冥然烏容言哉顧錄中具死守
之詩可傳不可泯嗚呼宸濠之亂固有自哉我
太祖起匹夫而有天下封建親親以藩屏王室是矣
然凡王大故小過人不敢言我

武宗以剛明渺天下委任公卿以圖無爲是矣而巡
遊邊徼出警入蹕諸臣嘵嘵論功今觀討罪 詔

書辭嚴義正固綱常之所在也然罪已之意則微
矣苟當安化之亂有建議保全宗室爲萬世計者
則濠之亂可潛消矣嗚呼曲突徙薪今又一幾予
重崔君之請謾書此以復非敢以告謀人之國者

成仁遺稿序

予行篋有文山指南集二冊集杜句一冊吟嘯集
一冊又有疊山詩文集二冊歲久壞爛亦多磨滅
病中敬補綴之以是集皆行乎夷狄患難臨大節
而不可奪者乃復訂其訛脫而宋史本傳與夫祠
記銘狀祭文輓詩則取而各附于後總題曰成仁

遺稿付書林余氏刻之嗚呼仁之難成久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自非果聞道者烏能殺身以成仁哉二先生之所成仁夫人能言之矣然有繫於救敗存亡興滅繼絕世或未之知也乙亥文山以勤王兵入衛即議建四鎮以却大敵執政者不從明年知臨安請徙封二王鎮閩廣以圖興復執政者又不從及元兵壓境始行其言則宋之亡而未絕者有二王也故雖國事旣去猶足以延宋祀三載向使從其四鎮之議而舉國以聽命焉則所救敗存亡必有以大過孔明而媿休臣靡者矣疊

山得守信州大結民兵捍庇饒撫隱然一長城也比敵退執政者欲假軍費罪之何邪明年敵下安仁攻信州人遂不守則先生變姓名以去之宜矣雖其才略有非文山比者然十年之久猶拳拳以武王太公之興滅繼絕望仕元之故臣是其一念不能釋宋之仁豈有異於文山哉嗚呼使文山之忠信於前則宋之祚未必移也使疊山之志伸於後則宋之祀未必廢也然則二先生之所得於道者不其有以勝天乎哉一死以成仁固不足爲先生多雖然宋亡而文山幽于燕者三年元人感其

忠誠將釋之留夢炎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豪傑
置吾十人於何地夫天祥毀家以紓國難身九死
而不顧若十人者安知其終不死邪疊山匿於建
寧者十年元人亦屢詔釋江南有罪人矣留夢炎
程文海力薦而執至之燕夫枋得一也前日共擯
之於宋而今日交薦之於元何耶是亡宋者固宋
之宰相也非元也殺二先生者亦宋之宰相也非
元也不知宋之諸君亦何負於宰相也哉

康山忠臣廟志序

今之為政者莫急於興頹俗欲興頹俗在於正人
聖祖方雲雷邁屯天命未屆乃有十四臣三十六臣
死戰死守以滅勁敵以定大業

先帝以八葉天子而社稷有變得死忠者乃惟四臣
且馬主事黃叅議猶奄奄非壯烈者何哉嗚呼昔
文帝靖難之名雖正然革除君臣之義自不能忘其
甘心焉死者方孝孺黃子澄齊泰練子寧黃觀陳
迪王叔英鐵鉉鄒公瑾魏公冕胡閏郭任盧廻侯
泰暴昭陳繼之張統景清卓敬毛泰董鏞曾鳳韶
高翔宋徵巨敬山茅大芳王良胡子韶宋忠鄭恕
陳彥回姚善周是修顏瓌高巍廖鏞葉惠周璿謝

升高不危盧原質戴德彛張昺葛誠盧振龔太王
省四十七人當時議臣揚已遂私奸真黨孤死忠
義之意消沮略盡蓋亦深負

文皇正大天地之情矣陵夷至於宸濠之變則合城
勸進而人懷二心激烈死忠僅見孫許然則風俗
頹敗豈有如今日者哉芬銜恤草土不暇論天下
事昨承

新主恩命復職史官而馬君適有是請不覺感慨扶
發幽潛然詞不敢不嚴而錄不敢不備嗚呼此論
明則人心正而頹俗興矣

心欲正人心在於勸名節欲勸名節在於錄忠義
忠義錄則名節勸矣名節勸則人心正而頹俗興
矣嗚呼風俗頹敗豈有如今日者哉予同年餘干
令馬君宗孔以縣有康山忠臣廟年久迹湮四方
弗聞乃圖康山形勝錄建廟顛末列三十六臣本
傳附本縣忠臣孝子節婦及往來者吊古感懷之
作以爲志將刊行之請予序予按三十六臣爲韓
成宋貴王勝陳兆先李信金昶昌文貴李志高張
雄徐公輔劉義陳弼丁普郎程國勝王咬住姜潤
后明王德常惟德遠德山汪清朱鼎裴軫王鳳顯

王喜先陳冲汪澤丁宇袁華鄭興曹信史德勝程
世榮常德勝王理王仁皆

聖祖自將以征陳友諒戰死鄱湖者先是巡按唐君
虞佐亦錄是并豫章城忠臣廟所祀被友諒攻圍
死守者趙德勝劉齊牛海龍李繼先趙國旺許珪
朱潛張子明趙天麟徐明張德山夏茂成葉琛萬
思誠十四臣本傳忠節祠所祀死宸濠難者孫燧
許逵馬思聰黃宏四臣事爲群忠錄俾南昌府刊
行之夫御史錄一省事知縣錄一縣事要皆以正
人心而興頹俗也夫但

予而著天報宋祖仁厚之意其慷慨之懷又直可
與龍川鐵崖相握手矧一集之中率皆平易明白
典雅莊敬之詞謂非中正之發而有是哉此公之
所以不朽而余君欲以是觀一邑之人文亦可以
無咎矣芬生三十九年而未聞道尚可以序公之
文哉重違余君之請亦書此以志刻集歲月耳

丁丑同年會錄增註序

同榜士謂之同年同年有會莫知所自始會而序
齒遂錄而刻之則自吾丁丑始也歲在甲申楊君
惟賢以御史巡東城得故刻洗剔因以諸同年之

生死隱顯屈伸增注之使人一展閱間勃焉動其
休戚相關之心而道德之相期事功之相勸有不
待言而喻者然則惟賢是舉豈獨以敦同年之情
哉夫會之義大矣昔禹會諸侯於塗山武王會諸
侯於盟津皆以定天下也故周公制時會之禮以
綏四方之禁焉逮夷王廢覲而五禮亡則春秋諸
侯擅相盟會者仲尼猶譏之也爲進士而遽爲會
何邪我 國家經世以進士爲重內之爲館閣爲
部寺外之爲方岳爲守令胥此焉出則猶夫周之
孤卿大夫士公侯伯子男而世道治忽賴焉者也

東觀錄序

闕里者聖賢之聚也吾東來求聖人之遺化而觀
風焉則周徑相距一舍無釋氏老子之宮其民則
老老幼幼而孝弟忠信之相率境内猶一家也其
士則循循然于禮度不少忘敬恭也至於發言論
事則侃侃然是非明白無所回護亦若依先民薄
古昔睥睨世態吾雍容謹厚者不足與有爲蓋幾
於嚶嚶然矣則不可謂無聖人親炙以裁之也其
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
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

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
勉有餘不敢蓋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此裁之之其實未亡也若曰君子胡不慥慥爾而
嚶嚶爲邪苟由是而戒慎恐懼以修之則固聖人
之面命也謂七十子之獨有所遭豈其然邪吾於
是可謂得所觀之大者因錄所撰謁闕里記所畫
闕里形勝圖所貌入聲夫子宮墻圖所行釋菜禮
儀所行士相見禮儀并問答五章聯句三十五韻
總爲一帙名之曰東觀錄序而藏之以志得大觀
之幸也

何椒丘文集序

椒丘文集凡三十四卷爲策府者三卷爲史論者
五卷爲奏議者三卷爲序記銘碑詩賦書簡題跋
者二十三卷故刑部尚書廣昌何文肅公之遺稿
南京吏部侍郎圭峰羅先生之所校正於兵火之
餘而僅存者嘉靖元年壬午廣昌令余君宗器以
邑有是集而不傳非所以著人文志化成也因訪
于公之子承鳳合公之謚議傳贊銘碑又爲一卷
共三十五卷刻之刻完緘來請序夫易賁之辭曰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蓋觀人文亦難矣故於觀

之辭曰中正以觀天下然則欲觀我生無咎固當
以人文而人文必貴於中正也余君是舉豈徒欲
傳公之文哉夫公之文足以羽翼聖傳者具在周
禮集註而贊襄

孝廟欽恤好生之德以成從欲之治者則問刑條例
一書公之論建居多是可謂中正者矣若是集者
雖公之餘事然觀策府之彙括必要歸於聖賢之
途視王欽若之所述蓋簡而盡矣史論舉宋元四
百年間之事而是非褒貶之則扶植世教可與歐
陽修五代史斷頡頏也及考元順帝爲宋瀛國之

子而著天報宋祖仁厚之意其慷慨之懷又直可
與龍川鐵崖相握手矧一集之中率皆平易明白
典雅莊敬之詞謂非中正之發而有是哉此公之
所有不朽而余君欲以是觀一邑之人文亦可以
無咎矣芬住三十九年而未聞道尚可以序公之
文哉重違余公之請亦書此以志刻集歲月耳

丁丑同年會錄增註序

同榜士謂之同年同年有會莫知所自始會而序
齒遂錄而刻之則自吾丁丑始也歲在甲申楊君
惟賢以御史巡東城得故刻洗剔因以諸同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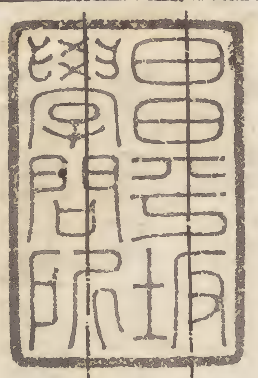
生死隱顯屈伸增注之使人一展閱間勃焉動其
休戚相關之心而道德之相期事功之相勸有不
待言而喻者然則惟賢是舉豈獨以敦同年之情
哉夫會之義大矣昔禹會諸侯於塗山武王會諸
侯於盟津皆以定天下也故周公制時會之禮以
發四方之禁焉逮夷王廢覲而五禮亡則春秋諸
侯擅相盟會者仲尼猶譏之也為進士而遽為會
何邪我國家經世以進士為重內之為館閣為
部寺外之為方岳為守令胥此焉出則猶夫周之
孤卿大夫士公侯伯子男而世道治忽賴焉者也

故始仕而為會豈獨以敦同年之情哉蓋欲道德
之相期事功之相勸休戚之相關而心亦無不同
也芬嘗以為杯酒談笑固有賢於束牲載書者若
是會也雖齊衛胥命莫之能過然則春秋復作亦
豈得而譏之哉夫會之時亦難矣三百五十人今
茲七年尚可以復會邪物故者三十有二人致仕
者十有一人罪謫而流落者若芬與仲房景孚則
蒙恩賜環而行伍之編荒裔之竄者尚十有五人
也矧在職者亦內外出入之不齊邪雖然物故者
命也若李崇德林質夫李德卿裴伯修仵忠甫臧

賢徵楊東川之死於諫則雖死猶生也致仕者義也若顏惟喬王穉欽以直道而被幽黜王服周以竒功而遭構陷王敷英以叫闈而于天威儲麗中未及引年而脩然遠舉蓋有淵明若水之風者則雖隱猶顯也罪謫而流落者固自詒伊戚若曹仲禮史克弘閻尚友劉振廷季明德陳良會林汝桓鄧士魯胡承之陳君輔黃君俊母惟一輩雖言與世違則聖慈矜宥行且知其悔悟而召用矣惟夫在職者似可復會也然同朝百餘人且不得常常而見之矧在外者邪芬觀是錄之增註而深有所感創第不知嗣是十年而復增註之者誰邪與其死生隱顯屈伸之判又當何如也杯酒談笑使三百人會于一旦斷斷乎不可復矣惟由是錄也所謂道德之相期事功之相勸休戚之相關者其隨所遇而以意會也哉

溪外集

卷之四



舒梓溪先生外集卷之四

